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四回 賈雨村塵塵賣卜 甄士隱邊海建功

話說賈政出了禮闈到家，才到院門，聽得一片報喜聲音。你說是何喜事？原來是探春周府打發來的。因周總制邊海屢立奇功，聖心大悅，周府出了世職，即命周瓊的兒子周廷掄，世襲了一等輕車都騎，隨著報喜的來替岳家報喜。林之孝拿著報單剛到院內，王夫人、探春、史湘雲、李紈、寶釵、平兒，方才迎到階下，在賈政前請安未畢，賈政回頭，看見林之孝拿著報單，站在一傍未敢回話。遂即開口問道：「門口吵嚷，有何事體？你手裡拿著什麼？」林之孝即打千請安，口說：「老爺大喜，周姑爺得了世職了。」遂將報單打開拉著，請賈政看。賈政聞言甚喜。即看報單上寫著：「捷報：貴府周姑老爺名廷掄，奉旨承襲一等世襲輕車都騎。欽此。」旁寫「京報人連三級、高一品。」賈政看完，吩咐林之孝：「將報單貼在大門壁上，可重賞來人。去罷。」林之孝才要轉身，賈政又說：「你可吩咐眾人男女，不用來磕頭了。東府賴大亦替吩咐。探姑娘處我替你等說就是了。」林之孝連應著「是！」便退出去。

王夫人即先替賈政道喜，賈政一面走進屋來，說是：「太太亦同喜呀！」便笑著向探春道：「姑娘大喜！」探春臉上一陣霏紅，因接賈政出差回來，穿著整齊衣服，即上前要替賈政、王夫人行禮。王夫人連忙拉住，說：「姑娘人家，豈可如此。」遂叫李紈、寶釵、平兒：「皆來替你三妹妹道喜。」史湘雲亦走來萬福。姊妹才行禮畢，璉、環作過揖，賈蘭替姑娘磕了頭，探春一一還禮過了，賈璉等即退出去。大家坐下，賈政要說會場中事，忽報「東府大老爺在書房候老爺說話。」賈政即起身去了。

忽見各房丫頭都湊齊了，來替探春磕頭。正在說笑間，玉釧說道：「薛姨太太、邢姑娘、邢太太、尤大奶奶皆進門了。」王夫人等接進房內，皆說大喜。又向探春道喜，遂各挨次坐了。彩雲、玉釧兩邊端上茶來。喝著茶，眾人齊說：「皇上恩典實在隆重，凡為臣的何以報答。」又說了一會閒話，留下薛姨媽諸人吃了飯，薛姨媽又看了芝哥兒，方才回去。

再說賈政到了書房見賈赦，說了不多幾句話，忽見包勇拿著兩個單名手本，稟道：「新進士曹老爺、董老爺來拜。」賈赦聽得，即由箭道繞出，回府去了。賈政忙說道：「請敝親自接出。屏門一閃，只見從外邊走進兩位青年進：亡來，衣冠濟楚，品貌軒昂，見於賈政，一同作下揖去。賈政即忙還禮，遂讓到書房。曹、董二人進得門來，跟的家人即將紅氈鋪下，二人同聲說道：「門生輩久欽山門，今日僥倖一第，叨荷忻朵。在午門前謝恩，見本房老師，始知已棄之散樗，蒙老師逾格成全，知己之感，終身莫罄。所以今日先來老師前叩拜，以銘頂戴。」說著，即一揖，跪下去行禮。賈政連忙還禮不迭，謙遜再四，到底受丁兩禮，方才允允。要讓賈政上坐，賈政如何肯，後來亦按師生禮，二人敘齒坐了。

七十四、連輝端上茶來。茶罷，賈政先開口道：「二位貴鄉何處？台甫何稱？」曹鳳舉年長些，遂先答道：「門生祖籍長洲，字紫庭。」董秀先道：「門生在河間府交河縣隸籍，號繩武。」賈政又問及家世，曹進寸道：「門生曾祖做過閣部，現在禮部右侍郎即是家叔。」董進寸道：「門生之祖原任副憲，家嚴司鐸高陽。」賈政遂拱手說道：「二位高才如此，青年如此，又係世家，將來自為國家棟柱。學生今日得遇二雋，可謂三生有幸。」曹、董二位連連打躬道：「門生末學小子，全仗老師教訓，以望少有成就。老師今日獎諭，雖是誘掖深心，然門生輩聞之轉覺顏汗。況門生場內文字皆被謄壞，若非老師不拘成例，委曲培植，則門生此日早落孫山。何能博此榮名，以光門閥。」賈政道：「若說場內一事，學生為國惜才，全無成見。二位年兄諄諄言之，學生轉自愧了。」小廝們又送上一道茶來，因又談談殿試及朝考等事。曹、董遂起身辭出。賈政亦不便留，只說：「容日再拜。」送出大門。曹、董必定候著賈政轉身，方才上車而去。後來曹鳳舉殿在第一甲第三名，中了探花，受職編修。董秀先殿在二甲，亦點在翰林庶吉士。不題。

賈政在家一連月餘，衙門無事。轉瞬過了端節。一日，坐在上房，與王夫人正說閒話，忽見寶釵抱著芝哥兒，奶母王嬭嬭後頭跟著，走進房來。王夫人一見，即接過來抱著，看了一回，即遞到賈政懷內，笑著說道：「爺爺看這個孫子好嗎？」芝哥此時已經四月有餘，生得唇紅面白，目朗眉疏。賈政看了甚喜，遂兩手接了，抱著說道：「此子看來較寶玉大有出息。」便向王夫人及寶釵說道：「切不可過於溺愛，使其習慣性成，就無大出息了。」

說尚未畢，彩雲進來，稟道：「林之孝才回事，說薛大爺蟠南邊回來，過咱家這邊，替老爺請安。現在書房，璉二爺陪著坐哩。」賈政聞聽，即將芝哥兒遞給王夫人，遂一直走到書房來。薛蟠連忙站起，走來打千請安。賈政連忙拉住，問道：「賢甥一向受乏，身子可好？」薛蟠說道：「托姨爹福，外甥在外身履皆好。但外甥出外日多，姨爹這邊連連喜事，外甥連頭沒磕一個，今日回來，理應多補磕幾個才是。」說著即跪了磕下去。賈政還了半禮，連忙拉住，說道：「外甥多禮了。」因讓他椅上坐好。賈璉乘空即走去了。

七十四端茶，薛蟠接了茶，一面喝著，賈政便說些別後事情。薛蟠亦將一路風景，彼此說了好半日。又喝過一次茶。賈政忽然問道：「老賢甥在外，蘇杭一帶可遇著什麼高人嗎？」並兼問周總制邊海剿寇之事。薛蟠說：「姨爹不問，外甥正要上稟。外甥在蘇州向金陵發貨時，遇著一位奇人在街前測字賣卜，甚靈驗。外甥測了一字，其應如響。外甥又去謝他，他遂問及姨爹，托外甥帶一信來問候姨爹。他又說本是一族。外甥過來時，此信未及帶來。」便叫跟的小廝：...陝回去，在枕頭匣內，請老太太查出送來。」小廝天福答應著，就去了。

賈政便問：「外甥何事，測了個什麼字？何不說說。」薛蟠道：「去年九月間，因在蘇州置貨，一時行情太昂，不能買起。約定九月內回金陵去。不知何日可以起身，外甥遂叫這個道人測字，好定行期。那人便叫將他筒內許多字卷兒，拈出一個字來，是個「有」字。那人用一鐵箸在灰盤內寫了片刻，遂問道：「你可是問行期的麼？」這句話就把外甥吃了一驚。外甥心內自思：並無開口，這道人何能預知？因急急答道：「正問行期的。」那道人遂說道：「這個有字，九月無期，十月有象。」外甥又問：「可得十月多會？」那道人又說道：「欲定准期，月在半天，不過十五前後，即可起身。」外甥亦未深信，送了卦禮，即回寓來。不意行情直到十月初頭方才平減，直到十四日方能裝好上船，外甥開時，正是十月十五。姨爹說這字斷的准呀不准？外甥今春又到蘇州，這道人仍在街上賣卜圍的人越發多了。外甥看他替人起了一課，說是「垢卦」，此人是求婚姻的。他說：「垢者遇也，又婚姻也。這卦甚好，二爻發動，當是求一得兩。」一句話說的這人連聲贊道：「真是神仙！」不便問那人是何緣故，想來是斷得著了。外甥遂上前謝他所測之字，甚是奇驗。那道人便問外甥姓氏，外甥對他說了，他遂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就是金陵薛兄！當年為搶一女子，打過人命官司。可還記得道人嗎？」外甥聞言，不知如何應他。那道人便又說道：「薛兄不必躊躇，貴姨翁可是榮國府賈諱政的嗎？」外甥只得說是。他說：「很好。我正有字候他，薛兄可替我帶去，便說賈雨村致候，貴姨翁自然知道。」

賈政一聞此言，連說：「奇事！但這賈雨村，現奉特旨，因吏部奏請起用遺老一折，各處行文徵求，此刻想已將次到京了。」薛蟠聽著，隨就說道：「這就是了。外甥此事，正在疑惑這個道人，外甥接他字後，蘇州哄傳閭門街上賣卜道人奉旨起用了。吳縣聘到衙門內，優禮相待，稟明上司，用船裝了，護送上京。走了三兩天，在船上早晨眾人起來，忽不見了，亦不知何時隱去的。這還不算個高人嗎？」賈政聞言，點頭稱異。

薛家小廝取了信，走進書房，薛蟠接過，看了不錯，即遞給賈政。賈政接過信來一看，封簽上寫著「宗兄大人親手開拆」，後寫「護封」，用著圖書。賈政拆開一瞧，恰是一張紅紙，四句好像讖語一般，上寫著：「遇趙而升，遇禮而止，期頭上壽，玄曾繞膝。」語意頗為吉祥。賈政瞧了，遂即袖著。又問周府邊海動靜，薛蟠說：「外甥雖到杭州，並未知其的細，不敢混言。」因稟明要見姨母王夫人去，賈政遂叫賈蘭陪著進上房來。不題。

卻說周總制領兵五萬，偏將數十員，水陸並進。一連幾陣，皆獲全捷。殺得海寇躲入海中深島之內，不敢滋擾。奏聞後，忽蒙

聖恩，賜了許多珍異，又賞了世職。隨徵將士，交部從優議敘。降旨：「擒獲寇首，再行升賞。」周瓊正欲駕船深入島嶼，搜捕賊寇，不意賊首黃信忽得了一個奇人，叫做賽烏獲，身高丈二，膂力過人，善會妖術，走石飛沙；又有聚獸神牌，能聚虎豹狼蟲許多怪獸。臨陣衝擊，無人可當。即如漢時巨無霸神通相似。黃信仗著此人，遂悄悄帶兵一萬，繞出周瓊寨後，親來搦戰。

周瓊領兵迎敵，卻被賽烏獲用了妖術，又放出許多惡獸，一時不能抵敵，敗了一陣，折勾一二千人。忙傳令據險安營，小心防護，恐賊劫寨，另想別法破了妖術，即可制勝。及諸偏將正商議間，忽令旗來報：「營門口有一道人，背著寶劍一口，葫蘆一個，口稱甄士隱，要見總帥。」原來周總制與賈雨村在朝相好，嘗聽見說，急流津有燒了茅庵，隱去一位真人，叫作甄士隱。平素甚是景仰，一聞現在營外，連忙率眾，倒履接將出來。見了時，周帥先打躬，備述平日渴慕，今幸得見，大慰平生。

甄士隱一見周總制如此謙遜，禮賢下士，心中亦甚歡喜，還禮稽首，遂同周帥步入營來。周帥細看來人，蒼髯皓首，鶴髮童顏，飄飄然大有神仙氣概。舉手讓其上坐，甄士隱再三不肯，才在帳中分賓坐了。茶過一巡，周總制便問：「老先生何處雲游得到此處？學生一見仙顏，便覺塵襟盡表。」甄士隱說：「貧道蹤跡向無定所，與老大人本有前緣。因聞賽烏獲善用妖術，貧道不才，頗能破之。用敢毛遂自薦，亦是天數。想老大人應自不我遐棄。」周總制聽了，滿心歡喜，連連謝道：「學生何德何能，得邀老先生此番幫助，便可指日奏功。學生當據實上達，老先生定蒙不次之遇，此不獨學生營中之幸，實我皇上洪福之徵也。」甄士隱聽了一笑，也不多言。營中筵宴，甄士隱隨便吃些，亦不見其奇異。

次早，天尚未明，甄士隱即請周總制升帳派兵。令眾飽餐。到了天色微明，即擂鼓搖旗，帶領人馬殺奔海寇營來。黃信聽見鼓聲，仗著賽烏獲，亦將兵馬排開擁出。當下兩兵尚未打仗，賽烏獲即行起妖術，一陣飛沙走石，狼煙烈火噴過陣來。甄士隱一見，遂拔出鬆紋寶劍，指定煙火沙石，唵唵有詞，噴了一口法水。頃刻間，沙石俱淨，煙火全消。賽烏獲心中大怒，便把聚獸銅牌敲了數下，忽聽得一聲響亮，牌中奔出許多奇形怪獸；俱向周帥兵馬咆哮蜂擁而來。甄士隱忙將背上葫蘆托在掌中，拔去頂蓋。說急更快，葫蘆中飛出一群火鴉，皆向眾惡獸飛來，啄其眼睛，又被火燄燒著毛尾，響了一聲，如雷一般，火鴉不知去向。許多惡獸俱各寂然。賽烏獲見破了法，知有能人。才要駕席雲逃命，甄士隱早將寶劍祭起，分作兩段。周帥兵士一擁上前，海寇落荒而去。當將賽烏獲梟了首級，軍中遍找甄道人，已不知何處去了。正鳴金收軍，只見甄士隱擒了寇首黃信，來到軍前。周帥一見大喜，即令偏將把黃信鎖好，打人囚車，連夜差官撥兵，解京報功。即將甄士隱擒獲首犯一節，寫入本中請旨。當日厚待甄士隱，大開筵宴，犒賞將士。

次日，仍派兵搜擒餘黨。一時歸降者眾，周帥准其自新。邊寇漸息，海疆寧謐。當復奏聞。俟命下，始好班師。周帥每日筵宴甄士隱，敬之如師。閒談時忽提及賈雨村來，甄士隱說：「雨村雖已了悟，尚得積累功行，始能修成仙體。」周帥聽了，甚是詫異。

不一日，前次報捷折子批了回來，周瓊接旨，行了跪拜儀注，遂即開讀。甄士隱亦雜在眾偏將同著聽宣。只見折子御筆批道：「海寇首犯被獲，功出甄士隱手。看其屢破妖術，似有仙意，令其馳驛來京見朕，再降諭旨。周瓊經略有方，海疆寧謐，著賞給三等侯，並令承襲八世，以昭懋眷。其餘出力偏將，即著周瓊查明，咨部升用。欽此。」

周瓊才讀完詔旨，忽見甄士隱從人叢中聽了一個「仙」字，遂走到當中，向北磕了三個頭，口稱聖壽，旋即起來，對著周總制連打三躬，說是：「深蒙攜帶，貧道從此便可名列玉京，不在塵世混跡了。」說罷，化作清風，忽然不見。周帥及眾偏將俱各贊歎稱奇。

過了數日，第二個折子又批回來。接旨開讀，上寫著：「覽奏欣慰。大兵撤回，各歸本汛。周瓊著來京，仍回提督之任。邊海總制員缺，著台州鎮總兵柳春蒼補授。欽此。」周總制遵旨，將兵分起，令其將領逐隊領回本汛。只帶京兵三千，偏將六員，俟柳春蒼接任，即時起馬。帶著京營兵將回京。

此時已交秋末，及到京，已是十一月初間了。當將兵將交回本營，即來宮門候旨。當蒙召見，深邀褒賞。奏到甄士隱事，聖心亦覺甚奇。即賞假兩個月，再赴提督任去辦事。周瓊謝恩，出來回府。

原來賈政新點了巡視北城，凡有內閣傳抄，本衙門逐日走送，所以周總制奏績封侯，班師回京等事，榮國府早已得知。覓政除送賀禮外，親自到周府道喜。於十月底，即與王夫人商議，將探春送回府去，候著接見侯爺。及至周瓊到家，兄弟周瑤外邊接著，即同進後邊來。

周瓊亦係南籍，夫人定省未回，雖已去接，尚未到京。探春即忙忙迎將出來，請安道喜。周瓊走到房中，探春親自捧上茶來。周瓊最疼探春這個媳婦，見其送茶過來，即欠身連茶盤接到手中，便說：「令人罷了，你可坐下。」便問：「汝老爺、太太可好？」探春連忙站起，答道說：「好。媳婦來時，老爺、太太皆吩咐，先替請安，一一」話尚未完，只見周廷掄壓著行李來到。請了安，即稟：「榮府賈二老爺來拜，已在書房候著老爺哩。」周瓊一聞此言，即站起來，忙忙出去，並吩咐備飯伺候。

賈政與周瓊本是最厚的朋友，後結了親，又成至戚，不同尋常。所以賈政一聞其來，急趕來道喜問候。周侯來到書房，即叫：「親家老哥在那裡？年餘不見，實在想壞弟了。」賈政亦趕著答應，兩下裡早已見面。遂即拉手，彼此道喜。親熱了好一會，才分賓坐下。

賈政便細細問了邊海剿戰的事體，周瓊逐一回答。因說起甄士隱成仙的事來，周瓊遂接口說道：「皇上玉音實在可異，甄公聞一「仙」字，立刻謝恩，飛升去了。當時府上寶姪去時，曾敕封「敷文真人」，想來必有徵驗。不知府上可見什麼仙跡嗎？」賈政說：「寶玉小阿子，何足齒及。甄公當日在急流渡口，已著仙跡。又不知修積多少年數，即如今日擒賊，為國立功，便免了生民許多塗炭。得邀異數，亦是理所當然。我兄應不以弟言為河漢。」周侯遂答應著：「是！」

周廷掄出來見賈政，說了幾句話，就辭了進去。只見兩邊家人端上酒來，賈政笑著說道：「親家老哥懋著奇功，邊海遠來，小弟未備一席揮塵，怎好相擾？」周瓊亦笑著，說道：「我們至親，何分彼此。親家老哥今日即算見邀小弟，亦何不可？」二人說著，皆笑了。遂即對面坐下。酒過數巡，天色漸漸晚來。賈政即站起身來，辭道：「親家大人今日才回，理當歇息。容日弟當奉屈一談，再領教罷。」周侯再三挽留不住，賈政遂出了大門，坐車回去。周瓊遂進內安歇，不表。

單說賈政坐車回來，剛到市口，離府不遠。——原來賈政新管巡城，便有北城察院皂役常川在府伺候，出門時即隨車聽差。正走間，只見一群人拉著一個人，打的著實狼狽。那個人見了大鞍後倘官府車子，前頭有皂役開路，即跪了，喊起屈來。賈政欲要不管，因近日得了巡城御史，此地又屬北城所管，見眾手攢毆，一時動氣，即住了車，吩咐跟役，將那人帶到車前。便問：「你叫甚麼？為著何事，眾人打你呢？」那人跪在地，磕了頭，說是：「小人叫倪二，小本生理。因眾人勾了去賭，今日小的贏了錢，局家叫施大，仗著人眾，搶了小的錢，還把小的打得如此。只求大人恩典。」賈政聽說為賭錢事，即吩咐皂役包必勝同管街人，押去兵馬司審辦去了。